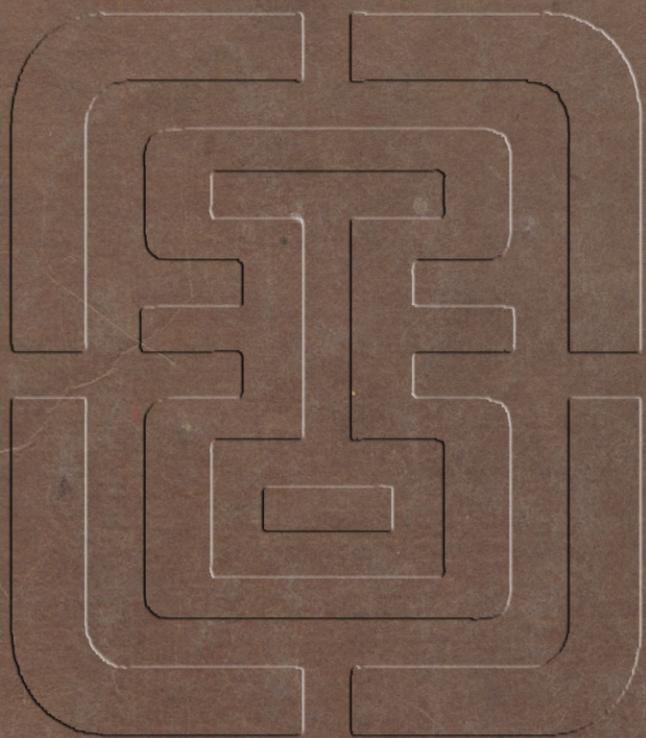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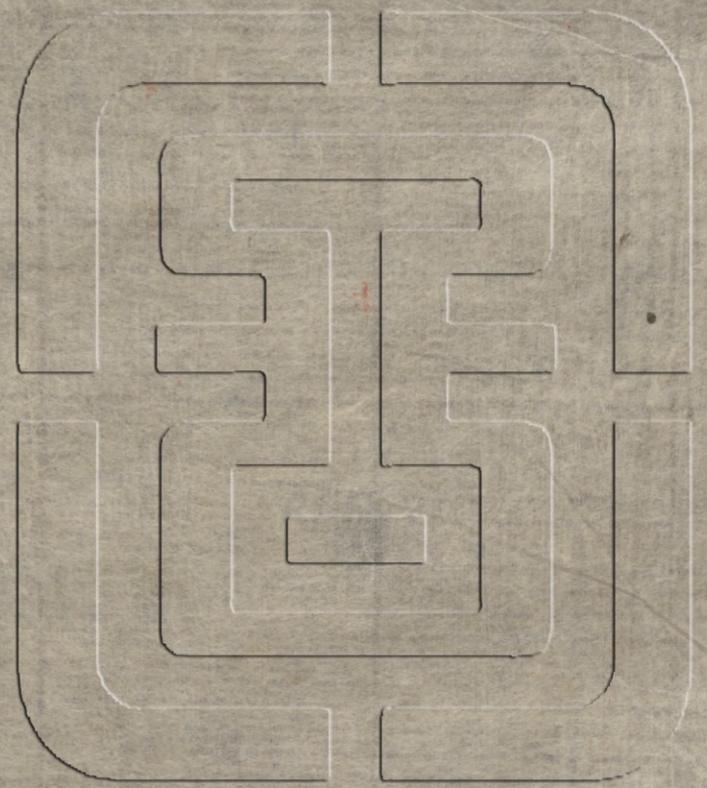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春秋左氏傳

十五
四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辛巳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

見晉侯使ナキ卻犇來聘已及ニト及ト卻犇盟卻犇ハ卻克從父

兄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

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貳於楚故止公前年七月公如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

林晉人意解乃聽以歸

大抵以按
 地相與波分地聚指下自地
 龍之 弊持區心張凱外指
 大抵以按
 地相與波分地聚指下自地
 龍之 弊持區心張凱外指

大抵以按
 地相與波分地聚指下自地
 龍之 弊持區心張凱外指
 大抵以按
 地相與波分地聚指下自地
 龍之 弊持區心張凱外指

襄公
 大抵以按
 地相與波分地聚指下自地
 龍之 弊持區心張凱外指

八年

如匪行邁謀

評苑匪非也行道路也邁往也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徧坐而謀之為是之故用不得于正道也

九年

效 戶文反服氏愁辨夜同音

效心義服讀效為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為淫之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為效故以效為淫之別名

字典古巧切美也媚也又音奢有淫也又音效義同

九年

鶉火

評苑南方朱鳥之宿

鳥有喙故名為味在干位為大火之次

艮之八

評苑揲菴日之法

遇九為老陽遇六為老陰遇七為少陽遇八為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姜筮得艮卦初三四五爻九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為少陰不變故曰艮之八也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為隨

晉語秦伯曰公子於楚云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

貞屯 三三悔豫 三三皆八也

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

十二月秦伯納公子云云公問

為曰否其齊乎對曰子犯

十二月秦伯納公子云云問
焉曰吾其濟乎對曰子犯

云云皆筮之得泰之八三三

注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
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
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
屯悔豫皆八義同

艮之隨 隨六二係小子失

丈夫象曰係小子弗與

注五處己上初處己下故曰係
小子失丈夫也

辨誤引之曰係小子失丈夫矣
豈所謂艮其腓不極其隨者

乎

註

三易 周禮大卜掌三易之灋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注易者揲著曰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變也歸藏者
萬物莫不歸而藏其中杜子春云連
山宓戲歸藏黃帝

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傳夏殷周卜筮各異

正義引之曰是言筮用三易之章也
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
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
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
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
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著曰求爻
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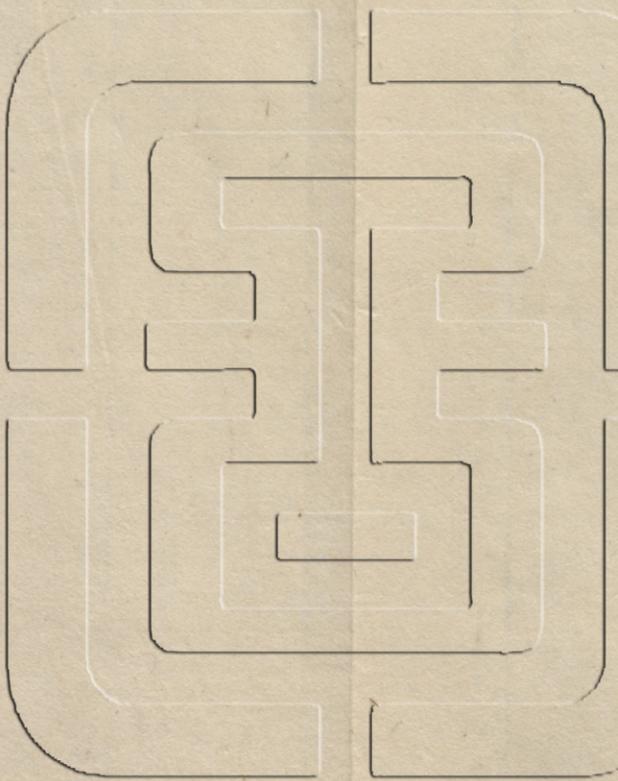
已 或音無

註

折 子設反

字典之列切斷也

成十八年傳夏六月鄭伯侵宋
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
丘同伐彭城納宋與石向為人
麟朱向帶與府寫以三百乘戍
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
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
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
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
贊其政以間吾與魯亦吾患也今
將宗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
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
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門子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

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是謂一終 言十二年 一星終也 所以稱一終者以歲星十

二年而

周天也

隨其出也

言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

君必速出蓋

對以悅
穰姜也

肆菁

肆緩也
菁過也

暴骨

若使二國暴骨以戰而快其欲

乙無禁利

官不禁利而與民同之

特牲

待賓則特用一

牲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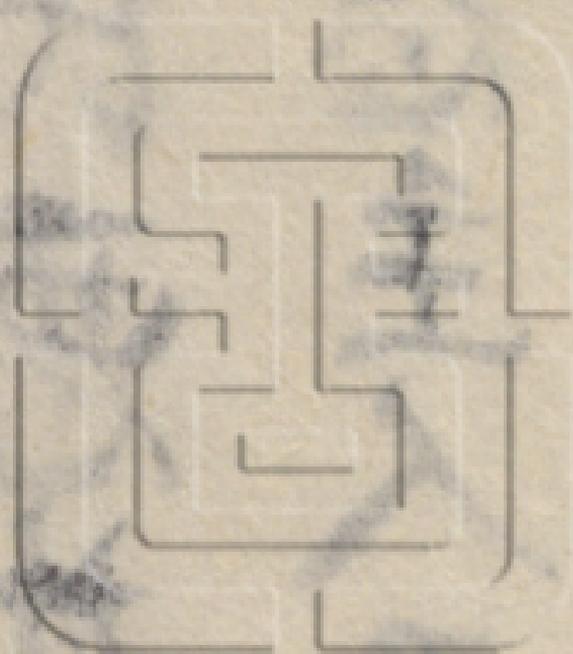
有節

晉國之事皆有節制

右襄九年

成
十
五
年
傳

金
入
海
盜
劫



沈
君
其
畫
卷

新
十
家
新
盜憎主人 民惡其上

金人銘盜怨主人 民害其貴

說苑
敬慎

晉弟至是昆弟之妻相謂為妙穆姜宣生乃得歸公請受盟故使卻孿來聘且泣盟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勝之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妙穆姜宣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考叔魯惠五世孫卻孿來

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

林卻孿為其子求婦于聲伯

林卻氏已在十七年傳自此以下皆終言施氏婦事非在今年事已音以又音紀己之林致為人所奪

死亡言不與卻孿婦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

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

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

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

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夏季

文字如晉報聘且泣盟也晉之君其意一也

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王襄

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秋宣伯

聘于齊以脩前好鞏以前晉卻至與周爭鄆

田佛溫別邑今河內懷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音溫卻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

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

狄而奔衛事在僖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

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漆陽處父而後及

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

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茂成

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為明年盟秦晉為成將會于令

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

林見晉侯先至遂懷
疑不肯涉河

林
此晉楚為成也於是晉
士燮會楚之子罷許
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
書存中國也

壬午

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卻犇盟秦伯

于河西林王城之地就盟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

以質信也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

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瑣澤地關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關冬

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玉宋華

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子楚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討背叛不來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俾

林自曰字以下十六句
皆為盟載書之辭
皆危林災害危難
凶患林凶荒患害
不協林圖謀諸侯之
不和叶者

林肱報也無能享
國家之報

地室林為樂室於地
之下而懸鐘鼓

云義作樂謂之奏

代

林上世治安之朝

享許大夫本亦作
饗

墜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

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

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

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也卻至將登登堂

金奏作於下繫鐘而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

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也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伐此下臣不

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

日賓主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

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間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

則脩私好享許大夫本亦作饗於是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

左先十三

折俎義節折其肉升之俎相共共啗食之
朝直蓬反朝日之朝
徐音朝旦之朝
不夕林國家安靜無事故朝治其事而不夕

制其腹心林自制其腹心之欲非以縱腹心之欲
反之林及乱世則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使之侵害鄰國
食言林是其將背盟也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

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詩周南之風赴赴武

貌于扞也言公侯與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武夫止于扞難而巳

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三尺丈

之地以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取略

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巳故詩曰

志使侵害隣國為搏噬之用無巳

赴赴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敷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

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

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

伐為十六年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

乞師正義釋
例曰乞師者
深求過理之辭
執謙以逼成其計
未
癸
如京師正義云
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
也侯伯

三月公如京師代秦道過京夏五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月秋

七月公至自伐秦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

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成

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內也盛以脤器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遂從云伐秦林傳
明晉厲之不與朝王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我祀有執膳膳祭我有受脰神之太節也

交神之今成子情弃其命矣情則夫中其不

反乎為成肅公卒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呂相魏錡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義孔安國以勳力為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勳列故也勳力猶勳力努力耳勳音六莖康力也反呂肅字讀與驪同字林音遼

公秦相好勳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穆公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傳十一年秦又

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傳十一年秦亦悔

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征

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

探音患林貫也

林在身曰甲在首

曰曹

林征伐東方之諸侯

秦居西方故以諸侯為

東

林言東方之諸侯皆四代之胤

而朝諸秦林諸侯朝
秦事無所放想當是
時必有往朝于晉者曰
文致之耳
鄭人怒云云林鄭人
怒秦君疆場之事此
乃文致之辭

林秦人圍鄭之師野
以能善無有灾害
深

林輕蔑文公以為死
無知矣謂襄公寡
弱而陵忽之
迭直結反徐音送
奸音干三義奸亂
斷絕不復與我如
如也

滑于八反
注伐保城誣之義於
特輕行詭不鄭不得
在道用兵故知此伐
保城是誣之也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師諸侯

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

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

侯送致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此意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弔不見也言晉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

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闞克歸楚求成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

我之自出錫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凍息浪友又音速
王官林俘囚我王
官之地
羈馬林翦削我
羈馬之地
東道林言秦不通
道于東方諸侯
我好林則其秦康
公自絕晉好所以不
通

部古報及
注度劉皆殺義劉
殺釋詰文方言云
度殺也重言殺者
亦圖文耳
拒秦也以上有殺之
師令狐之役河豐戰
不用重文故重文言
聚古人為文亦有辟
耳

君又林相公又萌不
善之心
任季隗唐答如唐
在良反答音羔
辨誤陸云云此杜
臆說耳孔疏自未必

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螫賊食禾稼

公于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

我河曲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

西南至蒲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

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

絕故不復及君之嗣也君秦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君亦不惠稱盟

稱盟望利吾有狄難謂晉滅入我河縣焚我

其郛艾夷我農功夷傷虔劉我邊垂虔劉皆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君亦悔禍之

延延長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

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二十一年申

君又不祥祥善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

州及與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齊答如

臆說耳孔疏自未必

晉於白狄別無昏
姻是矣杜注本鑿
磨答如赤狄之餘
三年秋
赤狄潞氏宣十五年
義此辭多誣欲親
狄以曲秦故引狄為
昏姻耳晉人自數我
狄寧復顧昏姻也

懲不壹義秦人用
心不壹其盟不且與
宣示諸侯以懲創不
壹之人

諸侯備聞楚人宣
布之言
痛心云諸侯痛心
疾首惡秦之甚親就
於晉
帥以云林晉帥列國諸
侯伐秦以聽和戰之命
唯好林惟欲與秦求
為和好

俾執事林使秦之執
事實圖度其利害
而行之

白狄伐而獲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

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

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令狄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
三王成穆莊曰

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
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

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
暱親也寡

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寧靜諸侯
之意以豈敢徼亂徼要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秦相公既與

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
此三事以正秦罪

績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庚代士燮將上軍

代荀郤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錡荀罃

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郤至佐之代趙

郤穀御戎欒鍼為右郤穀郤至弟孟獻子曰

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五月丁亥晉

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

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

扶風京北高迂晉侯于新楚迂迎也既戰晉

還過迎之麻隧侯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祀廟十年班

羽皆穆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

官子駟穆遂從而盡焚之焚燒殺子如子駢

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駢班弟孫曹人使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二十二年皆曹

宣公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宣公太子諸侯

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

子欣時

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負芻

成公乃懼

成公

告罪且請焉

請留子臧

乃反而致其邑

還邑於成公為一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

如齊逆女

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

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五同

秦伯卒

無傳

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

使郤欒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

定姜定公夫人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同姓

大國

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

君其忍之遠大國必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昔成叔

甯惠子相相也禮也昔成叔傲甯子曰昔成

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

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

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戊

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

求和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

尊夫人也舍族謂不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辭微而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

春秋之稱辨誤林下有也字林稱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輕重傳述曰杜無解林云云愚謂此言春秋之美可稱云耳

林自非吾天子大聖
人誰能脩春秋成
此五者

拊苦且反

是夫也林夫賤者之
稱言此賤丈夫

轉市恋反二音專

酉乙

行謂直言其事盡其懲惡而勸善善名必盡
所以為非聖人誰能脩之此五者衛侯有

疾使乳成子甯惠子立敬嫫之子衍以為大

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

亡人定姜言厭公行無禮必從烏呼天禍衛

國也夫吾不獲轉也使主社稷轉衍之大夫

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

於衛寶器盡寘諸戚寘也戚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為機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

日仲氏紹其後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不稱人以執曹伯罪公至自會無傳

宋殺之此蕩澤
稱國以殺而不書民
有司法守之辭也

林此會吳之始亦晉以
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葉舒涉反林在楚
國方城外之菽也

晉侯執云之義曹
伯稱侯以執受不然
之例

夏六月宋公固卒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

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華元故晉以自宋殺其大夫

山不書民明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冬十

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

未嘗與中國會會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

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

事在十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惡不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火執某侯稱人示衆不然則否

謂身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次守節

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

起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無乃不可乎子友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晉

盟在二十一年子囊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

之曰子友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

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

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背盟數無民孰戰楚於郟陵傳秋八月

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公

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鱗朱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一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相族也魚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相公

魚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及必討是無相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右曰右師苟獲及雖

許之討必不敢言畏相族強且多大功國以與之

不反懼相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

反以克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相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相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蕩澤喜師非相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

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

及將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

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

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全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五子亦則決睢滋滋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

馳逐之

則馳三義絕句

善人云云林此天地之網紀也

民惡云云林言上人非得罪於下民而下民每毀惡之

丙戌

厭棄於斬反

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

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商為司寇以靖

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

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

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

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許靈公畏偪

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兩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各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

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代鄭厲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

績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

側側子反背盟無禮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

公不及鄆陵戰故不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邾曹伯歸自

京師為晉侯所殺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

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立

莒立晉地舍之莒立明不冬十月乙亥叔孫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卻犍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無傳

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

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

楚子盟于武城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

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具文經

從告傳言賈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

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徹宋師不鄭久

鉏仕美反
洧七藥反
陂彼宜反

莒音條

覆敷目反一音扶又
反林鄭人棄其不備
覆而掩之

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陵皆宋地夫渠

留雍留雍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

而思而思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

荀偃佐之代荀韓厥將下軍郤至佐

新軍荀營居守荀營下軍佐於是郤犛代

郤犛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戊寅晉師起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

往非使也為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尹

將左子右君子辛將右公子適申子及入見

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與音預

正義詳者祥也古
字通

註誤杜註爾戰死者
拘于陸謂軍國之事
有所關之於義為當

齊盟林續亂宋西
門齊一之盟誓

底徐音旨又之履
反
吾不復見子矣言義知
其必死與之長訣也

可以紓憂林君臣修
省可以緩晉國之憂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思無邪則用利而事節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

求無不具上下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敦厚厚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闕戰也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不施

而外絕其好義不瀆齊盟不詳而食語言不信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而疲民以逞

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

誰致死底至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

不姚旬耳先歸子駒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

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林欽遠師

林合諸侯為盟主
遺唯季友

林言我若能群首安
輯和睦以事治晉君
亦已多矣

小者患云戰敗為
秦獲故不振整師
涂歸

亟去吏反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
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 吉子下

壓於甲反
自本又作焉

陣於軍中林楚壓
晉軍不可出陣故
結陣於晉軍中
行首行戶即反一
音如之林各抗
文子林其父執戈
以逐范自怒其多
言
窕勅敵反林窕亦
輕也

憂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

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

父命死於秋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

走不復故道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驕亢則憂患生也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屬其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匄士曰塞井夷甯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

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正義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海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也百鍊其也

崇車正義說文釋兵高車以望敵也檣澤中守草樓也是崇與檣俱是樓之別名少音奉亦官名大者多同以意求之

帥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

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

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晦月終陰

之盡故其在陳而聽合而加聽陳合道

家以為忌有各顧其後莫有闕心人所慮其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

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

先君也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譎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皆棄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戰乎曰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

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極子皆曰國士

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

射食亦反
中下仲反
卜者辭三義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二者據而言耳

射食亦反

中下仲反

卜者辭三義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二者據而言耳

義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慶之

子名其父義鄭玄

相名以君至尊為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撤許之義捧穀舉之則公軒也一日

撤引也胡根反一音虛斤反字林云舉出也

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

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日南國蹇射其元

三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

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日陽氣

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

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也淖辟步毅御晉屬

公欒鍼為右步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

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

公行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

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

撤公以出於淖也癸巳潘庭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庭之子蹲聚

左

三

然他刀反林伏於
衣而死

訓莫拜反又音妹
義賈連云一深曰
棘釋器云一係謂之
縹謂一入赤為淺赤
也

肅三義周禮大祝辨九
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
肅拜但俯下手令特
禮也字林云舉首下手
也三義說文禮舉手下
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別
晉宋儀注貴人待賤
人賤人拜貴人禮

其能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以射王怒曰大辱國尚知其不詰朝爾射死藝

言文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

退入於泥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

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

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

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攷攷衣

以一矢復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鞞韋

之跗注君字也鞞赤色跗注戎服若鞞而屬於跗與鞞連識見不

殺而趨無乃傷乎傷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

蒙甲冑猶不敢拜命介者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

肅使以有軍事不得答故三肅使者而退晉

溷戶昏戶本二反

不在馬林不在御馬

弟府勿反翰音韓

誹有謀輅五嫁反

正義謀軍中反也也文

詳目注以輕兵詳謀固

非云云蓋欲使謀為

疑兵于前乃從其後

而俘之耳

林首衛懿云世秋戰

敗惟不知去其中軍

之旗

此石首乃取鄭伯之

旗內藏於衣之中

正義在謂鄭伯所建

之旗被是感在之

事表也

必射食亦反

殪於計反

林天無虛發

棧扶也反及三反晉

義謂之王子棧鉤蓋

一名一字也

韓厥從鄭伯也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御屢顧不在馬可也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第

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

以韓鄭伯車前而自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弼中熒戰在唐荀謂石首曰子在

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乎予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

以退已楚師薄於險薄迫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

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

止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棧為卻至見鑿鐵

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

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

榼苦臘反林飲器

不亦識乎林不亦識於禮乎

義服虔云金創為夷

日好以暇暇間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

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

焉攝持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奉飲造

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

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

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且而戰見

皇未已子及命軍吏察夷傷夷亦補卒乘補死

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鷄鳴而食唯命

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棄補卒

蒐蒐也利兵利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

補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

子及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及子及醉而不能

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

蓐食林食於寢蓐之間

子及醉流楚信天春秋全文穀陽豎作豎陽穀

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

謂子友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友不在

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友再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友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友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鄉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子友名

義微無也

言以義命已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

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

如魯明晉以橋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

二子公以晉難告曹一曹二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公子偃公子鉏趨適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

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隕申宮徹備

辨誤夫舍其君是
大子弒而以送子臧
為言其謬甚矣

申_申勅_勅設_設守_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_使孟獻子

守_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

使_使告_告卻犢曰魯侯待于壞隄以待勝者觀晉楚之

勝_勝為_為卻犢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主_主齊魯取_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諸晉之屬

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

世在二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

將_將從_從子臧所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也是大泯曹也泯滅

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

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君唯不遺德刑遺

也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伯歸

不_不以_以名_名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

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公又申守而行諸

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

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戒叔孫以必類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曰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

熒陽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以諸侯之

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遂侵蔡未反

侵陳蔡不與諸侯遷于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

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曹人復請

穎

林晉人乃救曹伯

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

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不出宣伯使告郟欒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

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寧事齊楚有亡而已

蔑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行父季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事晉

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立公還待于鄆

西邑東郡廩立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欒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待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親魯其於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聞其淫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欒曰

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敢

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奉

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

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欒

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

辨誤杜云不受郊
云云謂四日云云辨邑云
云云謂三句詞雖異
而意實一也總以形
容聲伯之忠耳何用
如此分析且日不食

之事范文子庸有
未知其據其力鮮邑
以謂季孫其意甚
明

辭邑不食皆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

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

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美所指而獨殺偃偃與

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豹請逆於晉聞魯

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

魯乃召之故襄二十一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

其齊聲孟子通僑如公母宋女使立於高

國之間位此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瑯傳亦終言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

溫季其亡乎溫季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而

求掩其上稱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逸書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言卻至顯稱也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會孫

正義及書五子之
第一章杜不見古
文故云逸書
今而明之云林為
明年晉殺三卻
傳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鄭會之晉為兵共而猶先尹單尊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

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也晉侯使荀息來乞

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

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腋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攬且

卒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楚人

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地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不壽救以侵告高夏五月鄭太子髡

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

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

獲伯縛及徐居
碧反且子餘反
林定云卒宣云
徑立

髡若門反
孺乃侯反

左氏十三

祝之又反

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有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反自

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

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

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

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

師于首止林楚子重屯軍于首止聲孟字林靈云母蒙衣林慶克志為婦人服與婦人蒙衣相冒共乘一輦因音宏云義釋字中樹謂之壺樹門謂之閼孫炎曰符舍間道也李進曰閼樹頭門也

諱直草反

人服與婦人相冒閼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

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

所以而告夫人曰國子諱我諱諱責也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莫人孟子訴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

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

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

林先特鮑國去齊而
來魯

施氏有百室之邑以
為其家宰祿邑

數邑林且致其邑不
受

知音智

恒音祖一音桓
今土俗音袁

樂音洛

歸乎林再言歸乎
必死之兆

山我聲伯之意云
今衆既斂余多而位
三年余之世夢多凶
災散在衆人不在己
也故云無傷

二年天林又過三年
笑言其久也
無傷林言且夢無
傷於己或應在他

之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

卜宰匡句須吉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

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藿猶能衛其足葵藿葉

藏其根言鮑牽居冬諸侯伐鄭前夏末十月

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不書圍長楚救初聲伯夢涉洹洹水

郡林慮縣東北至魏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瑰玉

也食珠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

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繁猶多也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特命于清三義欲置國勝吉難故今特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特命清齊地齊侯欲討國佐故置子使特命于清

慶克佐之帥師圍廬計高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

疾疾克淫淫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

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

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

公侈多外嬖外嬖嬖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郤氏董胥克之子宜公而嬖於厲公郤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

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車繫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

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樂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

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枝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子枝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

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犇將

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

此戰也林言此郤後之役林卻至實召楚君

曰蓋嘗云云林時孫周在周故言

林索書私使孫周見卻至厲公使人覘伺卻至于周

射食亦反

林言雖無方而死厲公亦危也

知音者

林吾之死已晚矣

楚王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也

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君蓋嘗使

諸周而察之也欒書使孫周

見之公使覘之信也遂怨卻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

後後卿卻至奉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卻

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卻至公反以為卻至奪孟

張厲公將作難昏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詩多怨者公

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

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矣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

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

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命罪孰大焉傳

沸甯味反
反心

正義三邵慮云殺已
謀欲自安未及謀而
已死故云將耳非謂
未至樹也

林矯追及邵至之車

以甲胥童所帥
甲士

邵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邵

氏八百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甯助之

沸甯亦人抽戈結社社而偽訟者偽與清

邵將謀於樹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救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邵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

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

曰威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

尸於朝胥童以甲劫籙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鄰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御軌以刑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去

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邵

氏邵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

劫而執之故云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

林孟姬即趙莊姬也

林安用名我為也

道音導

林卻氏多怨民不與者衆

子戊

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

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匡麗氏匡麗氏大夫家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召韓

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

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備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

用厥也尸主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鄆

東夷道吳八圍巢伐駕圍鼈虺巢駕鼈虺楚四邑遂

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閔

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

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太

夫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

卻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在傳

前年經在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齊殺

卷之三

齊

打他丁反

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

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

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

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丁未

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

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息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

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言有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在三字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

正義周禮大行人云
貳車九乘侯伯七乘
子男五乘謂生時副
貳之車也其送葬亦
當如之今唯一乘是
不以君禮葬也以晉
身侯爵故指言侯
禮七乘耳諸侯各依
命數不是皆七乘也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與諸本館庚午盟而入夫盟

于伯平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武公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

惠不能辨救交故不可立殺大豆也豆麥殊

者之候不惠蓋齊為惠氏之難前年國佐故

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佐于內宮

之朝華免齊大夫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殺叛

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使

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奔之弟

王湫奔萊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伋為司寇封

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伋之罪

十一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

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

逮鰥寡及振廢滯起舊匡之

困救災患巨亦禁淫厲薄賦斂宥罪戾宥寬

林故字當屬上句
杜注屬下句姑從之
士華免三義士者
為士官也官掌刑
改故使殺國佐也

林振切之謂治之
慶重自滯之人

晉書使呂宣子佐
下軍使沈子將新
也疑共子士勤也
三義晉語荀家悖惠
荀會日文敏厥也果
敢無忌慎請言月梁
之性難正也故使悖
惠者教之文教者
道之果敢者諗之慎
請者脩之云晉
語皆稱其才而用
之善云之知人也

三義若梁餘子養御
罕夷解張御卻克之
類柱而恒有定員掌
共御御令始者其常
員唯立軍尉之官隨有
軍事使兼攝之令軍
尉兼御也
林候奄中軍主兵候
之官

六駟三義以東世三年
傳騎亦御之類日月令
禮主駕之令相車
共御者
六官之長非獨御身
乃謂其下凡為人之
長者皆在民之美譽

節器用也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

魏相士飭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飭士會子頡魏顥子武趙

荀家荀會欒靡韓無忠為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

使士澶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澶濁士真子武

右行幸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右行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糾也校

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司上車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張老為候奄鐸過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相親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容故訓羣騶使知禮

有六閑馬乘車尚禮

禮記卷之三

卷之三

此准有中軍上軍無
下軍之官者蓋時
下軍無綱不別其
官故也 已上義

復扶又反

林五大夫合林之綱之
彭城以害宋而毒
吳○楚以二萬二千五百
人成彭城而歸
復扶又反

復歸音服一音扶
又反

庫山曰國逆順也當謂
歸也者逆辭也諸侯
入之當謂入也傳文錯
誤

錯仕居友吾音莫
西錯吾人名也

何也林蓋所以結楚
者何也

蓋楚人之林蓋不令
之臣天下所同惡者楚
人共我同惡莫石等
以於思楚於我之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
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官守其業將不踰德量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言上

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禮言悼公所

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邲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邲城郟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

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上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

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糾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

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

惡曰復入謂身為我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上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搜辨

逆順之辭通中君臣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已

於楚友

林德川堅固事楚也

不致有捕氣之心矣

不然三義謂不共吾同

也

吾憎言我謂莫石也

外使莫石等登射楚

國之政以伺我之

饜隙

夷庚三義謂吳晉法乘

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

之名

望三義快也封莫石為

快姦人也

攜服三義諸侯見楚

助賊服從者其心皆

離是離其服從者之

心

林毒言諸侯而隔吳晉

之道使之恐懼吾之有

左氏十三

事之則以我為鄙也

猶恨不足此吾患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

政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

釁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使之姦而披其地

也

以塞夷庚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遲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

秋杞栢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語其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張本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以不克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四十四

鹿園書不時也

也

君薨之道

冬十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備師與鄭人侵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為政

於是鑠書卒韓

日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疾朝于晉也

是疾行之名送魯即

疾朝于晉也

是疾行之名送魯即

疾朝于晉也

疾朝于晉也

疾朝于晉也

疾朝于晉也

疾朝于晉也

自宋始言今
宋有患不可不救
也

林師出如十七年伐鄭
之數可也

其_執也_也成_也霸安疆自宋始矣_也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_也地_{台谷}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_也畏_也晉

靡_角宋_地晉士魴來乞師_也季文子問師數於

臧武仲_{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_也荀_也今彘季亦佐下軍_也如伐

鄭可也_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禮也從之_也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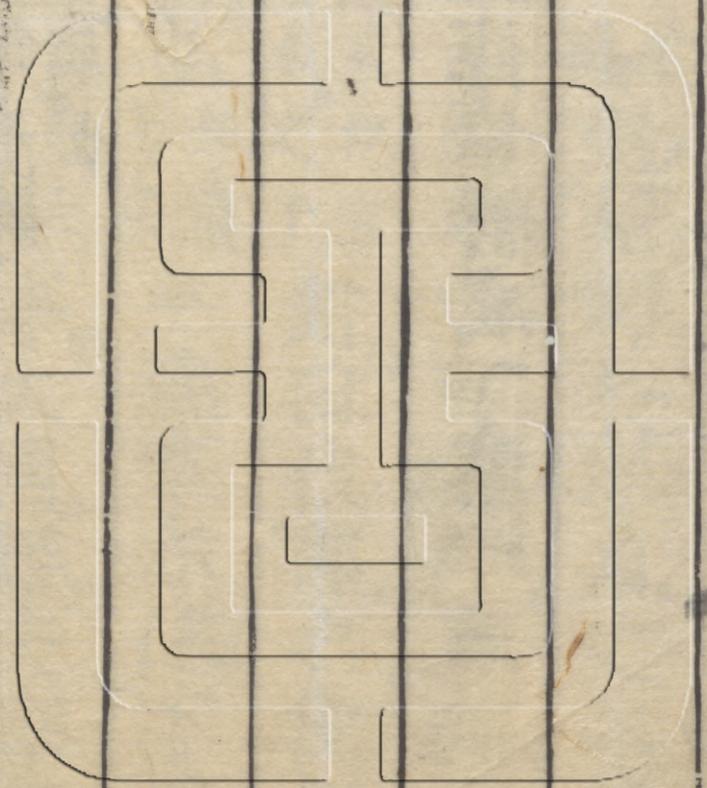
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_也不_也敢

侯_也但_也請其師為_也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

會葬_也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_也而葬國家

安_也靜_也世_也適_也承_也嗣_也
故曰書順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杜氏 盡九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仲孫蔑

會魯晉欒黶魯宋華元魯衛甯殖魯曹人魯莒人魯邾人魯滕

人魯薛人魯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鄭地次于郕鄭地書次兵不加鄭次郕以待晉

師楚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生有德曰襄正義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曰事有功曰襄 丑巳

其音預

簡王崩子靈王

劉匹效反字林
匹名反

正義長歷推此年
三月庚戌朔其月
無已亥

崩無傳辛酉九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劉

來聘劉子叔晉侯使荀營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末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一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已亥為正月正月無

己亥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日誤

子治春秋追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

壺丘五大夫魯右向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

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夏五

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

不書非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

元帥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

杞晉師自郟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

子自郟先歸不與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

復陳楚故不書

正義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郟故諸侯之師不序也荀偃不書正義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杜為注復特一言之耳徒兵正義徒猶空也諸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隱四年傳敗鄭徒兵子虜子先歸正義

大國聘焉注大字小嘉靖
作大事小林注同



不獸子何以先歸傳
既不言未與其故也
今贊云則先歸者以
前年虛打會獻子先
歸會葬今歸雖即
位年又知小君既新立
故獻子先歸

庚寅

姜氏成公婦襄
公適母

論古困及徐又胡心
反論其成三同盟九
年盟于浦十五年于
戚又七年于馬陵正
美其艾盟於法
得以名赴其子云
以此時鄭既送楚嫌
其已背前盟不合
更以名赴故明之也
齊如字謚法執心克
在曰齊或音側皆反
非正義葬而舉謚
禮之常也此特三齊
謚者以惡齊者少且
齊齊同字夫人齊女
嫌齊非謚晉太子申
生之母稱齊姜者齊
女姓姜氏故齊非
謚以此類明之

接多季為韓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呂留二縣今屬彭城

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譙國鄆縣東北有九

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

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小事大國

聘焉

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

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天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無傳五月葬速鄭師伐

宋書伐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

鄭伯踰卒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鄭師重故致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

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二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以偏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

竹園之大事莫大於用兵今進退繫寺人之口君子是以齊靈公之為靈者

林禮以順為敬故無所逆

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之為美德之行也

三義曲禮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表之是成公之妻定妣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周頌豐年之篇借訓俱備亦備之義也

三義諸姜同姓之女宗婦同姓之婦林萊姜姓故名之齊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名之欲使從送正義說文鳥之短尾者德名為佳在木上為集之是鳥止之名天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

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

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屬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穆姜成公之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詳大雅哲知也話善言也季孫於是

為不哲矣言逆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

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偕詩周頌烝進也偕與也偕備也言敬事

是不敬祖妣則鬼神降福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

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

以偪之為六年城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謂郟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

傳曰三義成之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以報德耳

公義助鄭之力

公義免寡人此棄

力非言之責唯二

三子耳

公義禮君亮聽於

冢寧不須攝行君

事此今子寧當國

者鄭國間於晉

楚國家難也

代之際或致傾危

蓋成公顧命使之

當國非常法也

官命未改公義既

葬嗣君三位乃得

建官命也

公義元年伐鄭次

于鄆唯有韓厥者

偃於時武子未必

在軍當是此會

始告之耳

今不來林今存

果不至于戚之會

笑

此患不為他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人蓋在已 言盟誓 免寡人唯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伯

之 言 子信之 子駟為政 子駟為政 卿 子

駟卒於是子罕當國 子駟為政 卿 子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 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

子駟曰官命未改 成公未葬 嗣君未免喪 故

會于戚謀鄭故也 鄭又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

虎牢以偏鄭 虎牢舊鄭 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鄭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元年孟獻子與

崔杼有不不服晉之言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 三國齊 寡君之憂不唯鄭 齊叛 營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 以城事自晉君而請得

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 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 齊將伐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 以 豈唯寡君賴之 傳言苟密 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

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武子之言故也 武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率鄭人乃成如五年獻子

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

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

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

盟以安中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

而自來故言如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

侯也外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

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吳壽夢楚始伐吳卯辛

僖廿九年羽在象之盟敗王子虎稱人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敵踐土盟僖廿八年

僑其驕反

林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於是始

市後力駭反

組音祖去聲連云

組以組綴甲車

六甲之被練帛也以

帛綴甲步卒服之

允甲所以為固者以

盈衣也帛盈衣而

任力者半早者所服

組盈衣而盡任力尊

者所服馬融云組甲

以組為甲表云族所

服被練以練為甲表

早者所服已上杜言

云雖並無明證而杜

要愜人情

正義周禮九拜一曰

稽首諸侯事天

子之禮也

林魯君將望晉君
以安國家定社稷

林難自為不和協

使鄧廖帥組申三百被練三千

組申被練皆戰備也組甲

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以侵吳兵以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申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以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

如所亡當時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

遇心疾而卒憂患故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

夏盟于長檮子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替首事天

禮子之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

事盟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

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

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

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而音而

郤外與士旬盟

祁奚請老

老致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

祁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

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諂媚也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

無黨玉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

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

能舉善也夫唯

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奚有焉

詩小雅言唯有人能舉似已者

六月公會單頃公

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頃公

晉侯使荀

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

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表僑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陳告

陳

偏者半廂之名故
傳多云東偏西偏
軍師屬已分之別
行謂之偏師云
祁奚為中軍尉
解狐繼位之職
子思舉其偏屬
也云義
尉佐同掌一車
故為建一官也三
車成者成其得
舉得位得官也官
位一也變文相辟
耳云義
也夫音扶絕句一
讀以夫為下句首
詩崇之者華

正義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以拘諸軍云云

正義此言絳之宿心舊在耳非以此事而言也

正義仰劍刃身伏其上而不死也

正義是為威武

辨誤絳方自裁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耳

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晉侯之弟揚干亂

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

也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其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用鉞斬揚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

心言不取請歸死於司寇致於司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食音嗣又如字
正義若云食大夫禮
以大夫為賓云親為
之特設禮食

辰士

正義釋例九妾子
為君其母猶為夫
人雖先君不命其
母以子貴其適夫
人薨則尊得加於
臣子而內外之禮皆
如夫人矣云但尊
無二上適母若在
君尚不得盡禮於
其母云故適母薨
則妾母尊也哀姜
既薨則成風乃正出
姜既出敬贏乃正云
銅音討直又反一
音童或音直勇反
非

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晉侯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

旻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張老為中軍司馬

絳絳故特為設禮食士富為候奔代張老士富楚司馬公子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

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

氏薨成公妾襄公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妣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

葬月而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地在汝南鄭陽繁陽楚

日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

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

聽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夏楚彭各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穆叔如

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各周禮以鐘鼓奏

工歌文王之三日韶夏各過四日納夏

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歌鹿鳴之三

三拜小雅之首鹿鳴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籍之以樂以辱吾子籍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

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德受命依周故諸侯

會同以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以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

叔孫奉君命而來嘉棘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

傳述云三夏必自有

三夏之樂章樂崩

詩逸無由而考

九夏又曰王夏百三

三義

於文王已言工歌鹿

鳴又略不言工夏見以

後者耳其實金奏

肆夏亦其工之歌之

林每歌一曲則穆叔

一拜謝

員音云徐子員

籍在夜反舍音捨

義唐禮大宗伯八命

作枚九命作伯鄭司

長諸侯為方伯也

伯

忠信為周義魯語文也

殯于廟義檀弓曰孝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云非是殯尸於廟中也
義檀弓君即位而
合議故始議之也
無器備故始議之也

場直良反義引詩傳得采蔬為圃治木黍為場場圃曰義
御奠且反止寇謂之
禦御即禦也故訓為
止李孫本議故無觀
不虞今傳唯言取木
為觀而已尚不知得
殯朝虞祭以否不虞
即是不反哭不反哭則
不得書葬今定以亮
葬備文則曰匪慶之

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

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

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諷周爰諮謀周爰諮度

周爰諮詢言必於忠臣聞之訪聞於善為咨

信之人諮此四事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度問禮咨事

為諏問政咨難為謀問患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五善為諮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

季文子匠慶魯日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

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

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六

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各季文子匠慶

請木為定似季孫曰略不以道匠慶用蒲圃

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

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餽餽

言遂得每事成禮
是故經無異文
志於志書也
三義古志記

間陳間厠之間
同音司
間音閑又間厠之間
又如字

林諸戎與晉為和

三義貞書五子之
歌太康尸位以遂豫
歌于有洛之表十旬
弗及有窮后罪自民
弗忍罪于河厥第五
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
然遂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日皇祖有訓是
大禹立言以訓後故
傳謂此書為夏訓也

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魯
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諱鄭人琅
邢郎

縣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 鄆無賦

於司馬謂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補小闕而為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

焉借鄆以助 晉侯許之為明年救孫豹鄆 楚人

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同 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 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

諸華必叛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

有窮君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 對曰昔有

之號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三義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有周有夏也言三義說文羿帝學之射官也賈誼云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因

后寒三義伯明君此寒國之特而棄之不収采也林伯明之君惡其好寒棄之而不

後七全反三義孟子逢蒙學射於羿云云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食之音嗣靡事羿者辨誤載真西山說引哀元年傳

獲許器反

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窮仲康卒子相立羿遂

伐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國熊羆皆羿子九圍

之賢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北海平善縣東有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常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

詐羿猶不後後改將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

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殺之於靡奔有南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南國各今平原甯縣

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

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處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善縣東南有斟亭

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

靡自有南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

三義武羅伯困無
鬚九圍本界事
誤不用失人是
國之大患故言以
規悼云也

擾如小反亂也

鹿音憂鹿壯也

重直用反

恢苦回反

懲直升反

若在蒼及又才
遜及或云草也
釋言若再也孫
炎曰若草生之
再也即若其聚
也服虔云若草
也言秋人逐水
旱而居徒之常
處
三頓謂挫傷折
壞今俗語云委
頓是也

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

戈右杼少有窮由是遂亡失又故也室故不

之號有窮昔周辛甲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

掌田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經啓

九道州之道民有饗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言但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

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

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我

狄荐居荐聚也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狎其野穡人成功一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二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鑒于后羿

彙考也列此章典同

林乃侵楚絳其諸戎為盟脩農民三時之事四時之田獵皆於農隙不奪農時

殆德未及番音皮月

結音計本義作誓又作紿同鄭衆以為象麻與髮相半結之

巳癸

而用德度以之為界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侯能用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

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服茲來

於狐貍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貍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日台亭國

人逆喪者比皆壑魯於是乎始壑壑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

故不能備內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

狐貍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

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

孫茂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

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關秋大雩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書各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公至自會無冬成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復有

此成陳及十年成鄭虎牢信二年城楚丘博云不書所會後也

為魯人後期諸侯
已散故作獨城之文
此則於威之會受命
成陳十年諸侯伐鄭
於伐鄭受命成鄭而
守陳國各自遣成
更無命故獨書
魯成也云義

林子國即之子費

云義魯侯命之令典
豹同行云魯大夫
兩人同行皆不言及
文十八年云子孫孫
得臣如齊宣六年季
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云類皆也

云義釋例始夏而考
者為純陽用事防有
災旱而祈之也蓋於四
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
求雨故亦曰雲云雲
不得雨則書旱以明

告命故獨書魯成
楚公子負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

公至百救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鄭聞其見伐遣命藏紇出救故

至以明之王使王救陳生翹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

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夏鄭子

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鄭太子于

晉以成屬鄭鄭見也前年請屬鄭故將書曰

叔孫豹鄭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與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十年會雞澤其不至至今來謝之且請

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其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

子孫文乎會其于善道二十子告秋大旱

也雲夏祭所以祈其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雲非善過也然經與過雲同文是以

吳成傳廿一年夏大旱
是也雩而獲雨則書
雩穀梁傳文也

正義補注於陳者謂羊
楚將伐陳聞魯乃其也
挺他頂反高工迫反

正義注訓解

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
是夏王故傳於夏書
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
彼舜禹能成舜教之
信成治水之功為二事此
傳引之注王無信故
無成功杜順傳意也信
成然則成功為一事
也三義亦亦前逸詩同

述附近之近

傳每釋之日旱也雩而
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也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

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

畏焉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

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高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

言謀事不善當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

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右背盟敗于鄆陵殺

三卿欲以屬諸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

故君子以為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也允信

也言信成然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

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穆叔以屬鄆為

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故欲以

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楚子囊為
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令尹公辛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
立子囊必改行改行子辛而疾討陳疾急陳近

林陳之土地既近於楚
其國之民危急意慮在
於朝夕能無往從於
楚乎

云義大夫之志
李太記云君即位于
序端七也禮云君
升自作階西鄉之知
即大夫之志即位於
序端者亦西鄉也
古冠禮注作猶酢也
東階所以答酢賓客
也堂東西牆謂之序
庀正婦反積子賜友
云義李孫行以文六
年見經則為卿久矣
後文子得政始

午甲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備楚

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及

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林即行父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在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

也庀具無衣帛之裘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器備謂以珍寶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

弱來奔華椒秋葬杞桓公無滕字來朝莒人

滅鄆冬叔孫約如邾季孫宿如魯之行又十有

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一月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

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宋華弱與樂轡少相

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

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桔古毒及

義者穿也張弓以貫其頸之穿於手曰桔在口曰在頸貫於舌若手在桔故云以手桔也桔桔俱名為械釋名械者戒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三義亦逐子蕩一曰亦是子罕之詰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云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逐理亦通也

服虔云子罕茹柔吐剛是義傳遜云不然善以子罕言已於君而逐善之於其奔以若趙有之於季貢等耳其推量可知且其特害已去已美何吐剛之有

堙音因傳音附堙音附一名俾亦謂俾倪。宣十二年正義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正義宣十五年云羊傳子及來堙而窺宋城堙為

桔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桔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桔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遂逐之辨誤云杜預注其陸云不堪其司武之任為當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于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我

以得射女門友亦當以不勝任見逐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昔人滅鄆鄆

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魯恃之而慢晉故滅之冬穆叔如鄆聘

且脩平平四年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

鄆鄆魯魯恃賂而慢晉魯不致力輔助季武

子如晉見且聽命於代父為卿見大國十一

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至五年四月復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甲寅堙之

環城傳於堙堙女牆也堙土山也及杞桓公

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

鄉三一人師別齊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

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宇厭萊宗器于襄宮無宇相子陳

齊襄公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

鄆遷萊于鄆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卜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

難而城之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冬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謀救陳陳侯逃

鄭伯鬲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鄭實為子實為子盟故也如會會於鄭也未見諸

侯未至會所而死鄭地不欲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正當作上陸音
義上其時掌友
嘉靖注作書

正義禮大宰職
祀五帝前期十日
則將祭十日之前預
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
稱啓蟄而郊建寅
之月也云據傳獻
子之言三下在春分
之後則初卜即已大
蟄故三卜而涉於春
分也
鄭于也反

鄆五公友三義即小
邾也二年傳滕薛小
邾之不至云附屬於
齊故滅萊國而
遷其君於小邾使
之寄居以終身也
正義僖卅一年夏四
月四卜郊云傳禮

二月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為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注耕謂春分三義此上之時已涉春分之前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前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陸正三義曰九年

注五時為陸則陸正當周禮之遂人也

石南竹露

節南山

傳七年春鄒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

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

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欲善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

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

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

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一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辭為卿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禮不可妄行義取非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

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與田蘇

小明
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為大也

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心以牧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為恤民而設之也

正義曰三才我備是為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降也

林降福以介助之也田蘇言起好仁契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

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正直之人與恤民

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

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武報非而尋孫柏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蔽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適吾子其少安安除孫子無辭亦無

悛容悛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適而

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者也從順衡而

委蛇必折衡橫也不順道必毀折楚子囊

禮正義引聘禮

悛七全反

委蛇危反蛇以支反

林謂不順道而委蛇
正義其人必將毀折
不得終其職位

圍陳會于蘇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太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晉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及其元年

朝于晉鄭僖元年子豐欲懇諸曹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癘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僖公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實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

弟哀公楚人從之為執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鄭

會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

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陳侯逃歸鄭會所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人執其無故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林陳侯若不來歸群臣不忍楚人之

申丙

伯奇謂喜靖作霸
正義昭三年鄭子大
并云文襄之霸也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
歲而朝
辟殺正義不直言
殺而去辟殺明是加
誣以罪而殺之

子刑立時公在晉悼難諸侯唯使大公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至自晉無黎比昔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

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後

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

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

子丁辟罪也加孫擊孫惡出奔衛狐之子庚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蔡侵

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子產子國子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

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乎

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

何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五月甲辰會于

刑立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難

何言嘉靖并林注本
無何字
林汝童子也而敢
多言將必為刑戮
所加矣

孝經德義可尊作
事可法
三義故尊晉侯無
故以見之故與大夫
以尊之大夫非有罪
也文二年晉宋陳鄭
四國之卿伐秦皆與
稱人尊秦謂之宗
德其意與此同也

兆云三義如杜此
言則云是之語辭

林氏各有心多
相連庚

共音恭

正義鄭之會鄭伯
未至而卒云々

重テ煩ハ諸ノ侯ノ故ニ使シ大夫ヲ聽シ命ヲ鄭伯ノ厭シ捷ヲ于ニ會ニ故ニ親シ聽シ命ヲ
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

可レ尊フ故ニ退シ諸ノ侯ヲ昔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既

滅ス鄆ヲ魯ノ侵ス其ノ西ノ界ヲ故ニ伐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

游子子展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逾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

競作羅兆ト詢謀也職主也言既ト且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滋益民急矣

姑從楚以紂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

竟楚界上以待疆者而虺民焉寇不為害民

不罷病不亦可乎乎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

年會難澤五年會戚又會城今將背之雖楚

小夏之三章

救我將安用之

言失信得

親我無成

晉親鄙

我是欲

楚欲以鄭為鄙

不可從也

言子駒不

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奔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

楚師遠遠糧食將盡

必將速歸何患焉會之聞之

合之子

杖莫如

信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駒

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雅孔甚也

亂而不戰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鄭受匪非也言不
行高坐國遠近故
不得於道路也傳
林匪非也道注
也言謀事如請
此如非行非注
而坐而遠近
正義如彼道上行
每得人即與之謀
不得于正道也云
辭以行為道道為
行行道上行人杜亦
當然
杜茶人不受晉之
命鄭國之君臣
不敢安居

如匪行道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被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

曰君命敝邑備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略

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刑丘今楚來討

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楚我郊保

馬陵我城郭也 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林以相救恤其患
難正義釋言李述曰啓小疏也
林無所控引而告
訴
夫音扶

介古賀反
典古拜反音介
戒一夫曰一介
介引此章別作介
介典古賀反一人曰
一个又通作介獨也
偏也引此章一介行
李即一个昭八年
君不使一个存存在
寡人即一个互通

云字通李字部以此
章作介
同人部引通推介與
个音義皆通云
昭十四年收介特注單
身民也一介行李介
康皆此个同此介之
為个也因作箇字
行字注宋注使人
周結第二宣王行理
以前逆之注理吏也
行理小行人也韻會李
字通推曰行李行
使也即裝任也引昭
十三年作行李
正字通又引諸說云
行李本義為行理
使人行必有裝卸當
特之治行李字之治

皇啓處以相救也皇啓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

人愁痛夫一人猶人一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

見見討亦不使一人行李告于寡君一今獨使也行李行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

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告將用

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

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義教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計鄭取其級

李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

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兒弟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

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我先君

業復受彤弓於王

在是也

正義曰羊傳
傳曰云大者
曰以少者曰
火云云羊此言不
可通於左氏故杜
明為此往以異之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

藏示子孫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君子以為知禮彤弓

之義義在晉君故落
句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日災夏季孫宿如晉五

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

小君穆姜無傳四月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代鄭而

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
歷推之十一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伐鄭楚子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

政卿知將有火災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舂捐

具綆缶音頌備水器屬量輕重

蓄水潦積土塗巡犬城繕守備巡行

傳文七年及成十五
年二傳言宋六卿之
次皆云右師左師司
馬司徒司空司士
子罕賢知故特使
為政存任管夷吾
魯任州孫婚皆位
卑而執國政此亦嘗
然也
正義周禮五鄰為
里○周禮里宰每
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
內二十五家之長此
言司里謂司城之內
民各令城內之坊里
也里必有長不知其

左氏傳
二九

官之名周禮有星
掌其掌言之非是郊
外之民二十五家之
長也

正義司徒所具正徒
者常共官役若令
之正丁也

正七年傳注主
孫傳 陸音遂

閱音悅
庀芳輝反

刑書正義以其為
火所焚或書之
於版此版為刑
書耳

鄭音云

出馬如字探尺遂
反下同

周禮大宰之職春
一曰治典二曰教典

官之曲謂此也

正義釋官字中卷
謂之壹孫奕白卷

舍間道也王肅云
令以官稱永卷是

巷者官內道名宿
長也

五家為比五比為
比謂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

比州為帥以周禮

三遂別管立三鄉

此云命四鄉三則宋

宣四鄉也

祀饗不別言牲
明其祀亦用馬也

注廿五年傳例九
天災有幣無牲
味竹又反謂柳
也建辰之月即月

度也繕治也行度守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

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

正納郊保奔火所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

使華閱討右官官屯其司亦華元子

使樂亦華元子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屯武守皇鄭皇父屯

使西鉏吾屯府守鉏吾大宰

令司官巷伯傲官司官巷臣巷伯寺

令四鄉正敬享一師左右師也鄉

于四墉祀饗庚于西門之外祝宗宗人

于四城以饗盤庚殷主宋

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無牲用馬祀盤庚

皆非晉侯問於士弱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為鵜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既食於

辨誤劉用與食于心食于味猶食色之食謂封火正於

度也繕治也行度守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

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

正納郊保奔火所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

使華閱討右官官屯其司亦華元子

使樂亦華元子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屯武守皇鄭皇父屯

使西鉏吾屯府守鉏吾大宰

令司官巷伯傲官司官巷臣巷伯寺

令四鄉正敬享一師左右師也鄉

于四墉祀饗庚于西門之外祝宗宗人

于四城以饗盤庚殷主宋

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無牲用馬祀盤庚

皆非晉侯問於士弱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為鵜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既食於

辨誤劉用與食于心食于味猶食色之食謂封火正於

今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

法內火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

陶於葛反亦推以大火為大火辰之虛也注辰大火宋分野

一地梁國睢陽縣也日知其有天道也傳唯如此而已亦不知亦時宋有何失而有此災林日字不必強為之說詳日字不可曉恐是自字之誤在道云若時政小失天未無之或下似此補人也

辨誤九典六為老為變爻七共八為少為為宜位云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折一也

正義此筮遇八謂之弟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艮其背象曰艮止也六二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性隨謂趾也義謂三義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在變爻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已不知實然以否云此遇艮之八下文移

火之分野使掌事內之正命非謂死而配食也愚以

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初天下號閼伯高辛氏

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祀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係商之祖也始代商商人閱其禍敗之

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

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公曰可必乎對

日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穆

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姒欲廢成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太卜掌三易

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史曰是謂艮

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曰易遇八為不

論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

元體之變者占遇

也一元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元體之

姜云是於周易晉
義云子重耳得貞
屯悔皆八其下云是
在周易並非於遇八
下別言周易知是
遇八非周易也辨誤
引之云思按疏所云
皆曲而當矣
林朱文之曰是謂良
之直蓋五爻皆變唯
二得八不變愚按乾
爻七九坤爻六八此
皆六九也然乾爻用
九而不用七坤爻用
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
變而為少陰用六故
老陰變而為少陽不
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
變此言遇良之八蓋
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
初四五以六變唯二得
八不變文之說真發
明云辨誤引之
嘉德林本作嘉會
陸嘉德易作嘉會
必我自幹事以上此

雅音田反林音牽

詩傳種音稼此
文穡無所對故以
農為種其實農
是官田之名

三亨通也嘉善也義理和協乃得其利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

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而有不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

謂利弃位而姤姤，柔之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

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美秦景

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

使之隨之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其

卿讓於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士競

於教奉上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商工阜

隸不知遷業四民韓厥老矣知罃稟馬以為

政代將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使_レ為_レ佐_中軍_上韓起少於欒廩而欒廩士魴上

之使佐_上軍_下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_{武新}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_{勞職}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

侵晉晉饑弗能報也_{為十年晉}冬十月諸侯

伐鄭_{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

營士甸門于鄆門_{鄆城門也}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_{師之梁亦}

上軍_{國從}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_{二國}

軍_{二國}杞人鄭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_{二國}

道_{甲戌}師于汜_{汜鄭地東北}令於諸侯曰脩

器備_{兵器}盛饌糧_{餼乾}歸老幼_{示將}疾于

虎_{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晉圍鄭_{晉過也}

不_書圍鄭_鄭鄭人恐乃行成_{與晉}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盟而

還師以敝楚人也敵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晉各一勤而楚猶愈於戰戰勝聚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公子發

子子公子嘉子公孫軌子公孫蠆子公孫舍之

展子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蒍

子為載書莊子士蒍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如違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介藉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

暴蒲卜友
林晉楚合戰是暴骸
骨以快其心

董勅邁反

歆許今反

塾丁念反
蓋於懈反
度音昔

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蓋無所底。

告塾蓋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之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駒亦以所言之載於策故欲改

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

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始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

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晉人不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一月癸亥，門其

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廡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

是十一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

人二十番，因軍更改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

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浦

津次于陰也而還陰也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

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

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

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歲星十一二歲而一照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君可以冠矣大夫

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裸古亂反

之裸謂灌也酒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

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

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

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

衛所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

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

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

正義
不待至魯而假於
衛者及諸侯賓客
未散故也

質林音致

質正服虔云質成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積子賜反

林自云官始下至卿大夫士

林特實以敬特羊存禮

林上下乃有節度

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

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明神不蠲要盟蠲絜也背之可也乃及楚

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外中外鄭城中里名罷戎楚

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

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勞投輸積聚

以貲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公無禁利與民共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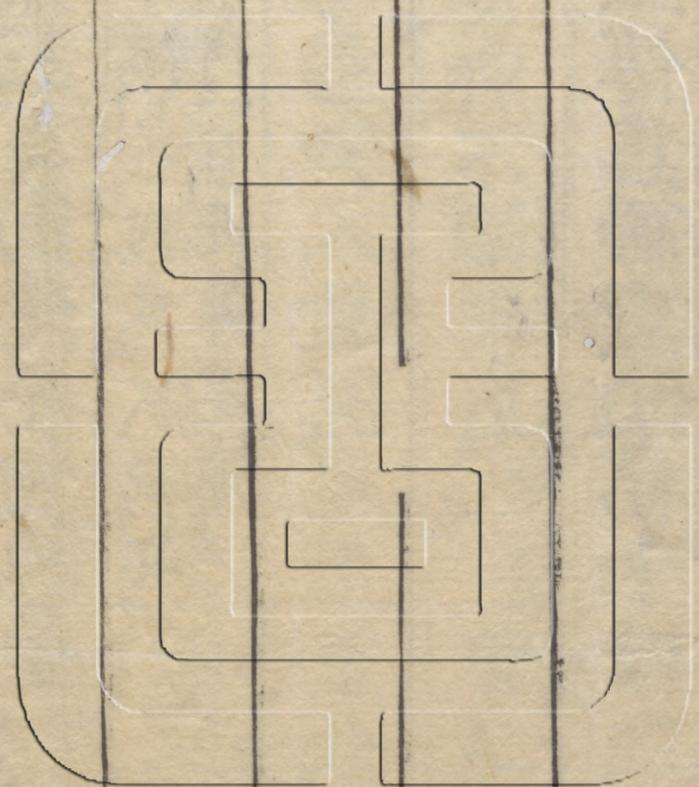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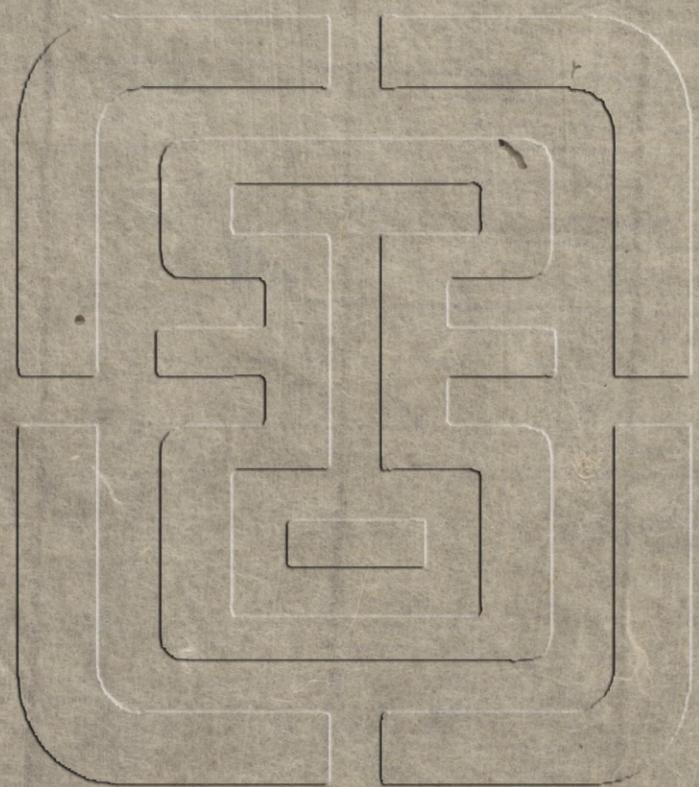
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

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是給也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

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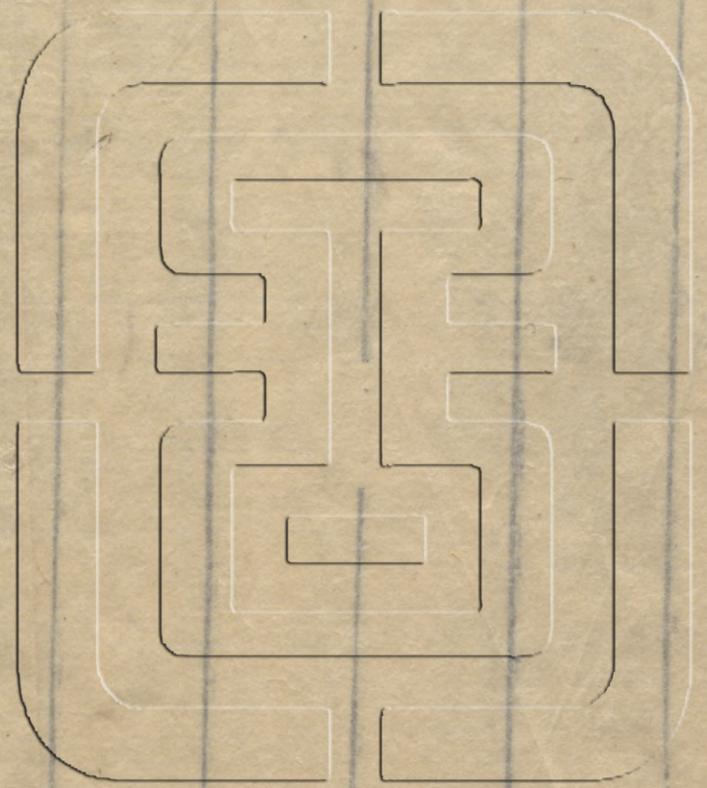


左
右
十
四

三
十
七



書	公	司
編		書
秀		名



左
史
十
四

三
十
七

